

纵被春风吹作雪 绝胜南陌碾成尘

中国自古以来咏落花的诗作蔚为大观,信手翻阅,满目皆是传世经典:比如杜甫的《江南逢李龟年》:“正是江南好风景,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落花本是触目伤情之景,偶遇旧人又添几分温情,杜甫以悲喜反差表达故人深谊,藏尽盛衰兴废、世事沧桑;南唐后主李煜写“流水落花春去也,天上人间”,则道出无可奈何的亡国之痛;至于李清照的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,借花叶飘零寄寓两地相思、离愁绵长;龚自珍的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,则跳出伤春悲秋的窠臼,呈现一番旷达气象……“落花”并非昂扬之物,但能在常见的缠绵悱恻、感时伤悼之外,将“落花”写出铮铮之气者,寥寥无几,王安石晚年贬居江宁后的《北陂杏花》便是独树一帜的例外:

一陂春水绕花身,花影妖娆各占春。

纵被春风吹作雪,绝胜南陌碾成尘。

先品前两句描绘的意境:春水清澈,曲折婉致,环绕着一树杏花。杏花恰逢最好的时节,竞相绽放,似云缭绕天边,如海碧波荡漾,倒映在池塘中,花影婆娑,尽态极妍,而荆公笔下“妖娆”一词惊现,令画



图片由AI生成

面感顿出:一妙龄女子临水照花,该是顾盼神飞,妩媚多情不可方物,而杏花堪比佳人,作者将“妖娆”移情其身,使杏花在水波潋滟的映衬之下,摇曳生姿,让赏春者流连忘返。

宋人许顗在《彦周诗话》里说:“荆公爱看水中影,此亦性所好,如‘秋水泻明河,迢迢藕花底’,又《桃花诗》云:‘晴沟涨春绿周遭,俯视红影移鱼舫’,皆观其影。”偏爱水中浮光掠影、虚实幻境,不单是王安石独有的清雅审美,更是他半生宦海沉浮的通透心境。历经朝堂倾轧、起落得失,早已明心见性,看透世间虚名浮利,万般荣华不过水中幻影,转瞬成空。

“纵被春风吹作雪,绝胜南陌碾成尘。”如果说前两句写尽春水

繁花的温柔深致,后两句则笔锋陡转,风骨立现:即使一夜春风吹散满树杏花,也要漫天花瓣纷飞如雪,将生命最后的美丽定格于清波之上,始终保持洁白之身,如此,远胜于开在人声鼎沸的南陌,终被车马行人践踏。

诗中北陂与南陌,既是一静一闹的空间对照,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抉择:北陂一池春水,远离市井,独揽一方秀色,守得住质朴本心;南陌长衢繁华扰攘,人来人往,遍地皆是追逐名利的俗世风尘。杏花甘愿栖身清静陂塘,不肯跻身喧嚣大道,正是王安石一生坚守的取舍之道。

世人皆知王安石位列唐宋八大家,笔力纵横,欧阳修盛赞王安石:“翰林风月三千首,吏部文章二百年。”可真正让他名垂青史的,不只诗文成就,更有一场振聋发聩的熙宁变法。当年的北宋,积贫积弱,王安石渴望通过大规模的变革以富民强兵,挽救王朝颓势,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“修身,齐家,治国,平天下”的最高理想体现,只是百年沉疴积重难返,新旧两派对立

相争,新法推行途中弊病丛生,后来,连支持他的宋神宗也放弃了对他的托举。几年间,王安石两度罢相,黯然归隐,曾经轰轰烈烈的变革最终归于沉寂。即便如此,变法仍切实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。

自古以来,破立两难,更何况在朝堂之上党同伐异,众人要么明哲保身、缄口不言,要么沆瀣一气、同流合污,而他偏不,以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的信条公开挑战陈腐的旧制,以一夫之勇迎万敌之威,哪怕铩羽而归,憾然退场,也始终“心如宝月映琉璃”。

理想主义者是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孤勇之士,更是“绝胜南陌碾成尘”的清醒之人,如今,置身于一个更复杂、更喧嚣、诱惑纷扰的环境中,我们不妨叩问自身:是随功利世俗随波浮沉,在从众之中丢失自我本心,还是在浮华喧嚣里守住内心一方澄澈,坚守做人的底线与追求?于人各异,殊途难同归。

文/李颖红



“马路”一词由何来?

在古代,马象征着力量、速度、活力与进取精神,马与我国的历史、战争、交通运输、农耕以及社会变革等有着深刻的联系,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,宽阔的公路至今仍被称为“马路”,便是最好的例证。

“六畜”之首的马,作为十二生肖中的佼佼者,自古便与人类文明紧密相连,堪称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鲜活音符。中国古代,马最重要的功能是用于拉车和军事。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谓:“古公亶父,来朝走马,率西水浒,至于岐下。”夏商周之后,战争规模越来越大,战车已成为战场的主力,和衡量一支军队实力的重要标准,以至春秋时,出现了“千乘之国”甚至“万乘之国”。正如西汉晁错《言兵事疏》所言:“平原广野,宜于战车、骑兵作战,步兵十不当一。”

马车因其强大的突击能力和机动性,很快成为战争的利器。

马在古代战争和交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,所以马在社会生活中备受重视,反映在语言文字中,与马有关的词汇便应运而生。比如:马褂、马裤、马甲、马靴等都是与骑马有关的装束;千军万马、单枪匹马、招兵买马、马到成功等反映出马和战争的关系;快马加鞭、马不停蹄、走马观花等都是骑马代步的反映;拍马屁、下马威、回马枪等是与马有关的惯用语。

在交通运输上,马是绝对的主力,因此,宽阔的道路就被称为“马路”。

相传中华始祖黄帝“命竖亥通道路”,并以“横木为轩,直木为辕”制造出车辆,车行道正式诞生。商汤的祖先“服牛乘马”远距离经商,揭开了以畜力为交通运输动力的

历史。西周公路技术等级又分为路、道、涂、畛、径等五级,“路”容乘马(牛)车三轨、“道”容二轨、“涂”容一轨、“畛”走牛车、“径”为田间小路。《尔雅·释宫》曰:“五尺谓之步,倍步谓之马。”由此可见,通行三辆马车的才叫“路”,“马路”最初指宽阔的道路。

步入秦王朝,马路发展迅猛。尤其是秦始皇一统天下后,按“车同轨”要求,历时十年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、通向全国的驰道网。《汉书·贾山传》谓:“为驰道于天下,东穷齐、燕,南极吴、楚,江湖之上,濒海之观毕至。道广五十步,三丈而树,厚筑其外,隐以金椎,树以青松。”驰道就是马路。汉承秦制,在秦王朝原有道路上继续扩建延伸,构成了以京城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马路交通网。

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,道路建设并未停止。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下诏,除保持马路畅通无阻,还开启了马路的日常养护,同时,唐朝的城市道路建设也突飞猛进。宋、元、明、清的马路建设均在原有基础上都有所提高。

“马路”一词在近代史上又被赋予了新含义,即铺设沥青、平坦宽阔的适应马车和汽车行驶的现代化道路。

的确,“马路”是有趣的称呼。可以古雅,如秦王朝的驰道;可以摩登,如现代平坦宽阔的“美丽公路”;可以反映快乐,譬如一对情侣漫无目的地闲逛,俗称“压马路”……透视“马路”,不仅可以了解一个词汇的形成过程,更能窥见中国社会特别是交通运输发展的轨迹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